

文史杂谈

洪洞县的大槐树
和老鹤窝

曹世忠

孩提时代，上年纪的人常说：“咱是山西洪洞县老鹤窝底下的人，这不可能忘。”长大了又听到有人唱“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鹤窝。”才知道数百年来，这首歌谣在整个河南、山东、河北、安徽，乃至大半中国妇孺皆知，被祖辈代代相传。

自宋朝灭亡后，中原地区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以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到了元末，虽结束了多年来的兵灾，但天灾却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于是，统治者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明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锐减，朱元璋采纳纳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实施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见明太祖实录》，顾炎武《日知录》等）。

也许是地理位置的因素所致，元末明初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故那里的大部分地区社会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再加上邻省难民不断流入，使其人丁兴旺，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于是，它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了统治者向中原地区移民的必选之地。

据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县市的两八百八十二个姓氏。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把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集中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把他们迁往中原一带。当权者制定出“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的条律，致使好好的一家人（移民）被拆得七零八散。为了能和亲人迁到一处，好多人不得不改姓氏。迁徙途中，有的移民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到割去耳朵，或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的严厉惩罚。

广济寺旁有一棵槐树，树身数围。官府人员在槐树下为迁徙者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并给予一些耕牛、种子和路费。尽管如此，依然给当时的移民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愈合……

被迁者拖儿带女，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凝眸古槐，耳闻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鹤不断地发出凄楚的哀鸣，想着自己这一去再不能返回故土了，触目生情，不禁潸然泪下。为了让子孙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老人就指着大槐树上边上的老鹤窝给孩子们说：“以后若能回到家乡，忘了咱村庄的鸟，就先找这棵筑有老鹤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寻找自己的老家。”

又说：“记住到了任何一个新的地方，只要是这大槐树的老鹤窝底下出去的人，都是一家人，要互相照顾！”中原地区少见老鹤而多见老鸱，后来就把“老鹤窝”说成了“老鸱窝”。

随笔

定阜街

祁建

明初大将军徐达的长女嫁给了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了。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侯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西城区的定阜街。

这条街上有个庆王府。东边，就是原辅仁大学校址。那校园简直就是“惊艳”。我第一次见的感觉是，我面对的不是一个王府？后来知道，它历史上就是恭王府的一部分。

叱咤中国近代的辅仁大学，就在这片密集的胡同之中，显得面目巍峨而勇秀。那斑驳的台阶上，我们似乎还能够看到鲁迅、胡适、梁启超、王国维、郁达夫、张继、范文澜、余嘉锡、马相伯等前辈的足迹。现在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化学系、继续教育学院等办公、教学的场所。霜叶满城的时候，从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就可以望到辅仁大学高耸入云的楼顶，碧瓦泛金，显得那么壮丽。半个多世纪风雨转瞬间而逝，变的是人们的容颜和街巷，不变的却是这些高耸的楼宇建筑。当我们理解了它的沧桑以后，才渐渐感觉到自身的幼稚。那古老的墙壁和窗棂，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感到兴奋。每一步，都有踩在前人足迹上的感觉。很难想象，当年鲁迅、王国维等前辈怎么样在这里讲课、散步……安静的风景里，曾经有那么多令我们激动的人物出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霸王别姬》《手机》等许多赫赫有名的电影，都是从这里选外景拍摄的，那种历史的厚重与神秘，只有在此才能够找到落脚点。

在内忧外患的日子，辅仁大学成立以研究顾炎武为名的“炎社”，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932年鲁迅在这里的演讲震动中华：“没有抗日的实践，怎知中华民族必亡呢？”鼓舞了多少青年人。1939年又成立了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

著名的考古学家马衡，现代书法家沈尹默，文学家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美学家朱光潜等都曾经在这里教书。著名的《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形就是辅仁大学的文立征。1945年他在山东临城的一次突袭中牺牲，年仅34岁……

在美国的高能物理学家邓黎昌博士、放射药物学家彭勤涌、英国的邓肇豪、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叶嘉莹、日本驻华第一任大使小川平四郎等，都是辅仁大学的学子。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作家萧乾、书法家启功等也都是从这里走出。

史树青、叶嘉莹、朱家溍、傅惟慈、来新夏、欧阳中石、张厚泉……这一系列的名字代表了辅仁大学的教育成就，也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教育取得的一些成功。1952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往事悠悠，岁月转瞬而去，人事已非，建筑依旧。近百年的风雨悄然而去，人们到这里也许是为了回忆昨日的青春，寻找沧桑的足迹。

中午，是最自有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沿着柳荫街到什刹海溜达一圈。

附近的郭沫若纪念馆、梅兰芳故居……都是用中午时间“走的”。一个人漫步在郭沫若纪念馆，穿过长廊，看着那些老照片，像自己也走进那个时代。经常在故居门前的马路散步，顺着高墙走，路边经常有好多蹬三轮的师傅在聊天，在灿烂阳光下，下棋、侃

山，或者眯上一觉，等客人来。

郭沫若故居的金字门匾由邓颖超题写，大门里一条小径直伸到一座坐北朝南的垂花门前。在这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两进四合院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院子里的10棵银杏，在秋日午后的暖阳中舒展着它们闪亮的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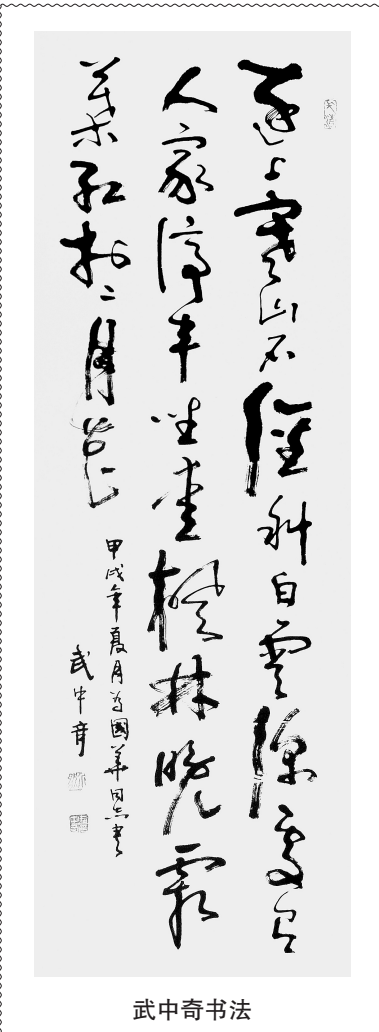
绿茵中一对石狮子玩游戏，正是主人的不拘一格，才使它们没有站在大门外显示力量，而是轻松活泼地蹲在草地上。与石狮子遥遥相望的是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一左一右，和门前两株古柏相伴为伍。稍高一点的一只铸于明天顺丁丑年，另一只铸于清乾隆甲子年。它们都是郭老的收藏。

郭沫若铜像悠然自如地坐落在枝叶纷披的银杏树下，它穿越时空，留下了一个文化先驱的姿态，似在沉思，又似在与前的朋友倾心交流。

而梅兰芳的故居，则是经常关着大门，冬天甚至就不迎接客人。记得有几个夏天，走进那个院子，门口的几间展览着梅兰芳的生平历史图片。我带着几个同学参观过，被它的艺术氛围深深感动。

还可以到附近的十三中逛逛，它以前是辅仁附中男生部的校舍。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就曾在十三中任教十多年。他的成名作《班主任》也许是取材于他教师生涯中的感受吧。

我一直认为定阜街是北京“文脉”之一，狭长的小巷两旁遍种槐树、柳树，秋天北京的阳光落下细碎的影子，踏上去有点飘忽。附近的什刹海烟水茫茫，堤岸曲折，杨柳依依，雕栏画栋，也有卖旧书画的，有卖古玩，有老人在拉胡琴唱京戏的，百余年风雨沧桑，在这里充满着老北京一切迟缓、悠长的感觉。



武中奇书法

知味

“酒媒人”猪头肉

张光恒

猪头以前仅在祭祀时使用，后来用卤煮好的猪头肉做成的冷盘，竟成为“好菜一碟”，是约定俗成的下酒佳肴，有“酒媒人”之称。

老家地处鲁南，其地的猪头肉和南方的红烧、酱焖猪头肉不同，是以卤煮为主的，就称卤猪头肉。在老家滕州，能看见不少挂有“香酥猪头肉”红布招牌的电动小三轮。摊主会根据猪头部位的不同来要价，其中最贵的是猪耳朵和猪舌头，其次是猪嘴巴位（也叫“猪前脸”），其末部位的价格，就相对便宜点了。

煮好的猪头肉，其余的脂肪，经过长时间烧煮早已溶入水中，吃了不光不会造成血脂高等疾病，相反还有补虚、养血、润燥等功效，所以，不必有吃猪头肉怕损健康的担忧。你指定好所要的猪头肉部位，摊主一刀子下去，只见猪头肉白闪闪的肥肉膘子里，裹着些许瘦肉肉渣，而那些瘦肉膘子里，又掺杂着几丝肥膘，瘦、肥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挑一块放进嘴里，即刻化掉，一抿下肚，香、烂、软、糯的味道马上灌满口腔。而小孩特喜欢吃那猪耳朵，因为它是两层皮夹裹着一层脆骨，吃起来干脆骨脆，嚼劲十足，猪鼻子，猪舌头干脆不分肥瘦，嚼起来是劲道筋道，这些，品一品都能“醉了”，叫人难以忘怀……

我家邻居王二大爷卤猪头，程序烦琐得很。他买来生猪头，先把柏油块烤热，发软后，用其黏性去除猪头头毛，然后把火通条烧红，烫去剩下的毛茬子。随后，将猪头劈开，削去耳根、淋巴等不能食用的部分，切成大块，放入清水锅中，加入盐、花椒、大料后，用豆蔻杆生火慢慢炖煮（这种烧肉烧起来火力稳定，猪头熟得均匀）。如何判断猪头肉熟透呢？王二大爷自有方法，他用筷子穿猪头，如果不费力地穿透了，就表示行了。

每次看到王二大爷用热气腾腾的刚出锅的馒头夹半个猪耳朵，嚼得咯吱咯吱响个不停，老脸绽开菊花，仿佛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享受无比……

新书架

《华夏文库》

萧红

《华夏文库》是一套大型普及读物，主题为全面系统介绍阐述中国古代文明。文库规划为2000种左右，大体分为儒学、佛教、道教、文学、历史、经典解读、艺术、科技史、民俗等14个系列。

《华夏文库》项目2013年启动，迄今已出版儒学、佛学、民俗、经典解读等书100多种图书。《华夏文库》的特点是专家学者写小书，每种书选取很小的一个点原创撰写，以现代学术眼光、研究能力，去总结、解读、梳理古代中国文明，最后这些点会组成面，让读者能系统瞭望古代中国文明的全景。

文库图书内容追求知识准确，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定位于普及阅读，面向中等教育以上的大众读者，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茶百戏能使茶汤汤花瞬间显示瑰丽多变的景象。若山水云雾、状花鸟鱼虫，如一幅水墨画，这需要较高的沏茶技艺。宋代，茶大都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喝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难度较大的茶百戏，流行的范围比较窄，一般只流传于宫廷和士大夫阶层，底层百姓掌握这种技艺的少之又少。

说到斗茶，不能不说茶盏。宋代盛行斗茶，所用茶具为黑瓷茶具，产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福建的建窑盏，即著名的“建盏”。因其色黑紫，故又名“乌泥建”“黑建”“紫建”。建盏中以兔毫盏最为人们称道。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蔡襄《茶录》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

宋人斗茶之风的兴起，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不可分。民间向宫廷贡茶之前，以斗茶的方式，评定茶叶品级等次，胜者作为上品进贡。

古人斗茶的一些技法已难觅踪影，可我国大部分产茶区，仍能看到古代斗茶的遗风。有的“斗茶”大会上，还会奏起古乐。心随弦动，古乐空灵，茶香袅袅，反映了中国茶文化的精深与历史的源远流长。

绿域杂俎

斗茶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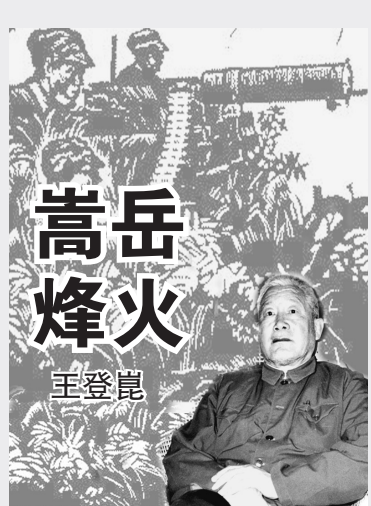
董国宾

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点茶、点汤、指茶、汤的调制，即茶汤煎煮沏泡技艺。点汤的同时，用茶筴旋转过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是茶汤优劣的依据。

斗茶令，即古人在斗茶时行茶令。行茶令所举故事及吟诗作赋，皆与茶有关。茶令如同酒令，用以助兴增趣。

茶百戏，又称汤戏或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即将煮好的茶，注入茶碗中的技巧。在宋代，茶百戏可不是寻常的品茶喝茶，有人把茶百戏与琴、棋、书并列，是士大夫喜爱与崇尚的一种文化活动。宋人杨万里咏茶百戏曰：“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连载



支枪虽然都是各色各样，有套筒枪、有高标尺的、有汉阳造的，但都是打“79”子弹的好枪。我领回枪以后，孟庆炎同志也来了。他说：徐合亭同志的伤已好了。调到你们区干队任副队长，你们一起回去。之后他又说：据可靠情报，敌人可能要用支枪来扩大自己的武装。大家听了都拍手拥护。

8.火烧韩卓如
三十五团开赴前线打仗去了，只留下三区的几个人、几条枪。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白天在各地活动，夜晚的住地常常要换两三个地方。我们向各村发出通告：决定于1月14日在南冶上召开庆祝三区成立大会。

当时，区里只有9个人，其中有5名战士、4名干部。干部除了我之外，还有由主力部队调来的项云山同志，他担任区队副政委，宋金海同志任区队长，牛得安同志任武装助理员。战士是从秦子高的队伍中争取过来的，有张治中、李奎五、牛正等。白天由5名战士轮流放哨，夜里则加上4个干部，共有9个人换班站岗、轮流休息。就这样仅9个人、7条枪，开庆祝大会时，连警戒都顾不过来，怎么办呢？

于是，在开会的前两天，我便给一区的李纯如、郭渊博、孙华永3位同志写了封信，请他们届时援助。收到信后的当天夜里，郭渊博和孙华永两同志便率一区队伍赶到三区。到开会那天，他们在冶上的神山庙、山沟

口和路口上都布上流动哨。10个保的70多个村都派有代表。冶上、石门沟、水峪、烟庄、曲河、马窑、豹沟等较近的村庄有不少群众都自动赶来参加。会上我代表三区的领导讲了话，号召各村把民兵、农救会、儿童团迅速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保卫家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最后号召青年积极加入区干队、扛起枪杆打敌人，当场就有十几个青年报了名。

会后形势发展很快，几天之后，区干队的人数就增加了20多个人。各个村庄，特别是颍河以南的村庄，青年人都纷纷报名参加了民兵。

大约是在1月20日，三十五团住在马峪川徐庄，通讯员送来通知，叫我去汇报工作情况。于是我就和张治中同志赶往徐庄，见到了三十五团的政委兼冀山区工委书记马毅之同志。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段的工作情况。汇报时，我说区干队已有了20多人，就是枪支子弹不足。首长们都很满意。马政委说：你们要放手发展武装力量。你们区的主要